

孫子釋證

解梁劉文犀

九地篇第十一

此篇論深入之策略也

地形者言大地所呈之形勢九地者歷敵國所遭之境遇而分爲散輕爭交重衢圯圍死等名者因深入之次第不同應付之方法各異其大指不外人情見利則伸見害則屈也能洞此理謀之以周形之以幽

應之以變處之以術則可馭眾於蚩貿之

中玩敵於股掌之上尙何境之能困哉

孫子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
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圯地有圍地有死地諸侯
自戰其地者爲散地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爲輕
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爲爭地我可以往彼
可以來者爲交地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
下之眾者爲衢地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爲
重地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爲圯地所

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眾者
爲圍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爲死地

此節論九地之情形也

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
有衢地有重地有圯地有圍地有死地者
深入伐人所歷之境也諸侯自戰其地者

爲散地者作戰境內瞻顧恒多鬪志未堅

士易渙散也

左傳楚屈瑕將盟貳軫鄖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

楚師莫敖患之鬪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誠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於郊郢以禦

四邑我以銳師宵加於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鬪志若敗鄖師四邑必離遂敗鄖師於蒲騷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爲輕地者初

入敵境士卒懷土勇怯不一情緩勢輕也

陳文帝時陳寶應爲亂虞寄與寶應書曰北軍萬里遠鬪鋒不可當將軍未入敵地人多後顧眾寡不敵將帥不侔以我得亦此稱兵未知其利寶應不聽遂敗

利彼得亦利者爲爭地者形勝之區人所

必爭也

司馬師討毋邱儉文欽等荊州刺史王基言於師曰軍宜進據南頓

保堅城因積穀奪敵之氣屢請師乃聽進據灑水王基復言於師曰議者多言將軍持重將軍持重是也停軍不進非也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犯也今保壁

以積實資敵而遠運軍糧甚非計也師猶未許基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彼得亦利我得亦利是謂爭地南頓是也遂進據南頓儉等從項城亦欲往爭發十餘里間基先到乃復還保項城苻堅遣大將呂光討西域還至宜禾堅涼州刺史梁熙謀拒之高昌太守楊翰曰光新定西域兵強氣銳其鋒不可當若出流河其勢莫測高梧谷口險要宜先守之而奪其水彼既困渴人自投戈如以為遠不可守伊吾之關亦可據之若廢此二要難為計矣地有所必爭真此機也熙不從為光所滅我

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為交地者四通五達

往來交錯也安祿山叛常山太守王備欲降賊諸將殺之時信都太守

烏承恩麾下有三千人諸將遣使者宋仙運迎承恩鎮常山承恩不從仙運曰常山

地控燕薊路通河洛移而據之足成王事
若捨要害以授人居四通而自安譬如倒
持劍戟取敗之道也承恩竟疑諸侯之地
不決後史思明圍信都承恩降

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眾者爲衝地者地

控數國先得多助也楚懷王謂張儀曰秦

之匈天下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爲重地

者越險入深情危勢重也曹操圍袁譚於

卒多死操欲緩之曹純曰今千里蹈敵進

不能克退必喪威且縣師深入難以持久

彼勝而驕我敗而懼以懼敵驕必可破也
操善其言遂急攻之譚敗譚麾下騎斬譚
高仙芝討勃律李嗣業謂仙芝曰將軍
深履賊境後援既絕我與將軍俱前死尙

誰報朝廷者不如守白石嶺以爲後計山
即馳守白石仙芝乃得還遂表嗣業功

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爲圯地者山

川坎陷毀圯難行也潘尼曰道深地狹坂

馬赴僵曹操征烏丸次無終時方夏雨

水濱海沔下濘滯不通虜亦遮守溪要軍

不得進曹操患之以問田疇疇曰此道秋

夏每常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爲

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

於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垂二百載

而尙有微徑可從今虜將以大軍當由無

終不得進而退懈弛無備若嘿回軍從盧

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

掩其不備躡頓之首可不戰而禽也操曰

善乃引軍還而署大木表於水側路傍曰

方今暑夏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復進軍

虜騎見之誠以大軍去也操令疇將其眾
爲鄉導上徐無山出盧龍歷平岡登白狼
堆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驚覺遂大斬獲
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
之眾者爲圍地者狹谷鳥道進退維艱一
失隘口即受圍困也司馬法曰兼舍環龜
虎鈴經曰山狹隘口可以少擊眾明萬歷
三十年大方之役御史徐卿伯上言曰安
邦彥招四方奸宄多狡計撫臣得勝驟
進視蠡苗不足平不知澤溪以西渡陸
廣河皆鳥道深林叢箐彼誘我深入以
木石塞路斷其郵書阻饒道遮援師則
彼不勞一卒不費一矢而我兵已坐困
矣不聽後悉如其言疾戰則存不疾戰
則亡者爲死地者鋒交刃

接有進無退能戰則生不戰則亡也李衛公曰

死地則當上下同心併氣一力抽腸濺血

一死於前因敗為功轉禍為福也宋文帝時魏遣奚斤攻夏主赫連昌於平涼奚斤進軍安定士卒乏糧乃深壘自固督租

於民夏主日來城下鈔掠不得芻牧諸將患之監軍安頡曰受詔滅賊今更為賊所

困退守窮城若不為賊殺當坐法誅進退皆無生理而諸王公晏然曾不為計乎斤

曰軍士無馬以步擊騎必無勝理當須京師救騎至合擊之頡曰今猛寇遊逸於外

吾兵罷食盡不一決戰死在旦夕救騎何可待乎等於就死死戰不亦可乎斤又以

馬少為辭頡乃陰選騎二百匹待之夏主自出陳前搏戰軍士識其貌爭赴之會天

大風揚塵晝昏夏主敗走頡追之夏主馬蹶而墜遂擒之

是故散地則無戰輕地則無止爭地則無攻交
地則無絕衢地則合交重地則掠圯地則行圍
地則謀死地則戰

此節論九地之處置也

散地則無戰者境內之戰不宜輕動堅壁

老敵伺倦而擊此處散地之法也韓諱曰自戰其

地不宜動黥布反擊楚楚發兵與戰徐

潼間分爲三軍欲以相救爲奇或說楚將

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自戰其地爲

散地今別爲三彼敗吾一軍餘二軍皆走

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輕地則無止者甫

其一軍而二軍散走

涉敵境士心未專亟宜深入以固志氣此

處輕地之法也

宋浙西馬步副總管李寶上言曰用兵之道自戰其

地與戰人之地不同自戰其地者必生之兵也戰人之地者必死之兵也必生者易破必死者難却今敵未離巢穴臣仰憑天威掩出不意因其驚擾而擊之可以得志帝從

爭地則無攻者必爭之地先據為利

攻而後得則失策矣此處爭地之法也

秦趙

攻秦許歷諫曰先據北山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

交地則無絕者往來交

通設險嚴備勿使敵絕以便進退此處交

地之法也

徐壽輝將項普略引兵犯獨松百丈幽嶺等關江浙平章嘉璋

將董搏霄曰

先以兵守多溪多溪三關要地也既又分爲三軍一出獨松一出百丈

一出幽嶺然後會兵

搆賊巢穴遂克之衢地則合交者先以

介使要結鄰好我得外援彼失眾助此處

衢地之法也

左傳曰要結外援諸葛亮遣鄧芝修好於吳芝至吳時

吳王猶未與魏絕狐疑不時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曰臣今來亦爲吳非但爲蜀也吳

王見之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逼爲魏所乘不自保全耳芝對

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

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爲唇齒進可並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

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
求太子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亦
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
之有也吳王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絕
魏專與重地則掠者深入敵境轉輸維艱
漢連和

就地徵發以充軍食此處重地之法也賀

敦渡江取陳湘州陳將侯瑱討之江路遂
斷糧援既絕人懷危懼敦謂其下曰可分
兵抄掠以充資用又恐瑱知其糧少乃於
營內聚土覆之以米故令鄉人知之瑱聞
以爲實乃據守要害欲

曠日老之終不能制 圯地則行者山川
傾陷道路毀圯次舍均艱勿留亟去此處

圯地之法也 司馬法曰歷沛歷圯 左傳
曰秦晉戰於韓原晉戎馬還

寧而圍地則謀者兵處狹谷先塞隘口蹈

隙乘間以發奇謀此處圍地之法也

漢高祖伐

匈奴圍於白登七日陳平乃畫美人使人
以上闕氏曰單于圍漢急漢將以美人獻
單于闕氏恐單于之受美人也說單于解
圍而去諸葛亮南征先由越雋而李恢
案道向建寧諸縣大相糾合圍恢軍於昆
明時恢眾少敵倍又未得亮聲息給謂南
人曰官軍糧盡欲規退還吾中間久斥鄉
里乃今得旋不能復北欲還與汝等同計
謀故以誠相告南人信之故圍守怠緩於
是揆出擊大破之追犇逐北南至槃江東
接牂柯江與亮聲死地則戰者鋒鏑當前
勢相連南土遂平

疾戰則生并氣一力不可返顧此處死地

之法也

呂光遣二子紹纂伐段業秃髮烏孤遣將救業呂紹以業等軍盛欲

從三門闕挾山而東纂曰挾山示弱取敗之遺不如結陳以衝之彼必憚我而不戰也紹乃引軍而南業將擊之其將沮渠蒙遜諫曰紹纂兵在死地必決戰求生不與戰則有泰山之安戰則有累卵之危業曰卿言是矣乃按兵不戰紹亦難之各引歸

所謂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眾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敢問敵眾整而來待之若何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

所不戒也

此節論必勝之道也

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者衝其首尾使不

連屬也

朱元璋論徐達曰聞常遇春出海安七十餘里擊寇寇兵不過萬人

此非抗我大軍之勢蓋欲誘遇春深入

泰州既達彼必潛師以趨海安或趨泰州

令我大軍勢分首尾衝決不及救援此

纜策也兵法致人而不致於人爾宜審慮

使至即令遇春駐師海安慎守新城坐以

待寇彼若違來趨敵善處逸待勞可一戰

而克眾寡不相恃者破其本援使不應接也

晉大興二年平州刺史崔暹鎮遼東陰說高句麗殺氏宇文氏使其攻慕容廆諸將

請擊之。虜曰：「三國初合，其鋒甚銳，不可與戰。宜用計以挫之，待其人情離貳，然後擊之。」破之必矣。三國進攻棘城，虜閉門自守。遣使獨以牛酒犒宇文氏。二國疑宇文氏與虜有謀，各引兵歸。虜倚其無備，以奇兵大敗宇文氏，盡獲其眾。貴賤不

相救者，間其將士使不力援也。六韜曰：發兵去寇十

里而伏，其兩旁車騎百里而越，其前後多其旌旗，益其金鼓，戰合鼓噪而俱起，敵將

必恐其軍驚駭，眾寡不相救，貴賤不相待。敵入必敗。吳子曰：將離士卒可擊。唐

高祖時，安撫使李大亮擊張善安於洪州。與善安隔水而陳，遙相與語。大亮諭以禍

福，善安曰：「善安初無反心，正為將士所誤。欲降，又恐不免。」大亮曰：「張總管有降心，則

與我一家耳。」因單騎度水入其陳，與善安執手共語，示無猜。間善安大悅，遂許之降。

既而善安將數十騎詣大亮營大亮止其
騎於門外引善安入與語久之善安辭去
大亮命武士執之從騎皆走善安營中聞
之大怒悉眾而來將攻大亮大亮使人諭
之曰吾不留總管總管赤心歸國謂我曰
若還營恐將士或有異同為其所制故自
留不去耳卿輩何怒於我其黨復大罵曰
張總管賣我以自媚於人遂皆潰去大亮
連擊多上下不相扶者離其臣民使不義
所虜獲管子曰上下不和雖安必危魏揚
助也州刺史文欽與鎮東將軍毋邱儉矯
太后詔起兵於壽春以討司馬師師問計
於王肅肅曰昔漢壽亭侯虜于禁於漢濱
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後孫權襲取其將士
家屬關公士眾一旦瓦解今淮南將士父
母妻子皆在內州但急往禦衛使不得前
必有關公士崩之勢矣唐昭宗大順二

年王建攻成都陳敬瑄環城烽塹亘五十
里有狗屠王鷄請詐得罪亡入城說之使
上下離心建遣之鷄入見陳敬瑄田令孜
曰建兵罷食盡將遁矣出則鬻茶於市陰
爲吏民稱建英武兵勢強盛由是敬瑄等
懈於守備而眾心危懼建知之攻益急敬
瑄勉慰士卒皆**卒離而不集者**設疑立詐
不應出戰遂敗

使其潰散而莫聚也尉繚子曰令人聚不
得以散散不得以聚

梁武帝時魏遣爾朱天光賀拔岳擊万
俟醜奴天光至汧渭之間停軍牧馬宣言
曰天時將熱未可行師俟秋涼更圖進止
獲醜奴覘候者縱遣之醜奴信之散眾耕
於細川使其太尉侯伏元進將兵五千
據險立柵其餘千人以下爲柵者甚眾天
光知其勢分離晡時密嚴諸軍相繼俱發
黎明圍元進大柵拔之所得俘囚一皆縱

遣諸柵聞之皆降天光晝夜徑進醜奴棄
平亭走賀拔岳輕騎追之及於平涼賊未
成列於馬上生禽醜奴後晉開運二年
苻彥卿敗契丹契丹散卒至陽城東南水
上稍復布列杜威曰賊已破膽不宜兵合
更令成列遣精騎擊之皆度水而去兵合
而不齊者聲東擊西使雖合戰而不整也
劉裕至陝討秦令沈田子傳宏之入武關
爲疑兵姚泓欲自將以禦裕軍恐田子等
襲其後欲先擊滅田子等然後傾國東出
乃帥步騎數萬奄至青泥田子本爲疑軍
所領纔千餘人聞泓至欲擊之宏之以眾
寡不敵止之田子曰兵貴用奇不必在眾
且今眾寡懸殊勢不兩立若彼結圍既固
則我無所逃矣不如乘其始至營陳未立
行列未整驚東擊西先薄之可以有功合
遂帥所領先進傳宏之繼之大破秦軍

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者計利而動無

利則止也

元大德間雲南行省劉深請征八百媳婦國無功南臺御史中

丞陳天祥上書諫曰待彼有可乘之隙我有可動之時徐命諸將數道俱進服從者懷之以仁抗敵者威之以武恩威兼濟功乃易成敢問敵眾整而

來待之若何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者先

以奇兵奪其所恃彼之進退皆受我制也

宋高宗時金人破濠州岳飛將往救之奏

曰金人舉國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

以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俟帝不從又奏

曰臣如擣虛勢必得利若以敵方在邇未暇遠圖欲乞親至斬黃以議兵之情主速

攻却帝乃詔飛會師斬黃

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

者用兵上神戰貴其速能乘人不防趨人

不料攻人不備則可全勝也

六韜曰兵勝之術密察敵

人之機而速乘其利復疾擊其不意

明太祖議伐蜀密諭傅友德曰若出其不意

直擣階文門戶既隳腹心自潰兵貴神速

但患不勇耳友德疾馳至陝揚言出金牛

潛使人覘秦州空虛階文雖有兵壘而守

備單弱遂引兵趨陳倉選精壯五千攀緣

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直抵階州

守將丁世珍戰敗遁去遂克階州

凡爲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掠於饒野三

軍足食謹養而勿勞併氣積力運兵計謀爲不

可測

此節論主客之勢也

凡為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者深入

志固主莫能禦也

宋明帝遣輔國將軍劉懷珍將馬步三千人詔

論沈文秀來降文秀不從使所署長廣太守劉桃根將數千人戍不其城懷珍軍於

洋水眾謂且宜堅壁伺隙懷珍曰今眾少糧盡縣軍深入正當以精兵速進掩其不

備耳乃遣王廣之襲不其城拔之文秀遂遣使請降掠於饒野三軍

足食者徵敵積儲裕我饒精也

司馬法曰

唐高祖時集州獠反梁州總管龐玉討

之獠據險自守軍不得進糧且盡熱獠與

反者皆鄉里親黨爭言賊不可擊請玉還
玉揚言曰秋穀將熟百姓勿得收刈一切
供軍非平賊吾不返聞者大懼曰大軍不
去吾曹皆當餓死其中壯士乃入賊營與
所親潛謀斬其渠帥而降餘皆散

謹養而勿勞併氣積力

運兵計謀爲不可測者養精蓄銳應變出

奇也

王翦伐楚楚人挑戰翦堅壁不出令其下曰且休士洗沐並善飲食而撫

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聞軍中投石爲戲翦曰士卒可用矣遂大破楚軍殺其將虜其王定其地而還

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盡力兵士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深入則拘不得已

則鬪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約而親
不令而信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吾士無餘財
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令發之日士卒坐
者涕霑襟偃卧者涕交頤投之無所往者諸劇
之勇也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
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
首尾俱至敢問兵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吳人
與越人之相惡也當其同舟而濟遇風其相救
也如左右手是故方馬埋輪未足恃也齊勇若

一政之道也剛柔皆得地之理也故善用兵者
攜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

此節論馭心之法也

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者陷諸危險雖死

不懼也

段穎與羌人戰於逢義山激怒將士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

則必死須努力共圖功名因大呼眾皆響應騰赴穎馳騎於旁夾擊之羌眾大潰

死焉不得士人盡力者死不遑恤安得不

戰也

劉仁恭帥燕軍寇魏州屠其郡梁將葛從周馳入魏州燕軍突之上水關

攻管陶門從周與賀德倫率五萬騎出戰謂門者曰前有敵不可反顧速闔其門從

周等極力死戰大破燕軍兵士甚陷則不懼者境陷顛

危無暇懼也韓信背水破趙擒趙王諸將畢賀問曰兵法右後山陵前

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以勝

何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

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

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

市人而戰之必置之死地然後人人自爲

戰若與之生地皆走矣寧得而用之乎諸

將皆服曰善無所往則固者別無生路心自堅

也淮南子曰將軍之陳怯者死行懼不能

走也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連魯仲連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即墨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之墟今攻

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不克齊小兒謠曰大冠若箕修劍拄頤

攻狄不能下壘枯骨成丘田單乃懼問魯仲連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聞其說魯仲連曰將軍之在即墨坐則織黃立則仗鍤爲士卒倡曰無可往矣宗廟亡矣今日尙矣歸於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聞君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而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田單曰單之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立於矢石之下深入則拘者深入所援枹鼓之狄人乃下深入則拘者深入重地環境皆危不容疏忽也叔苴子曰背圍絕險有進之地無退之所所以使之知死魏主伐赫連氏至拔鄰山築城舍輜重以輕騎三萬倍道先行羣臣咸諫曰統萬城堅非朝夕可拔今輕軍討之進不可克退無所資

不若以步兵攻具一時俱往帝曰若以步
兵攻具皆進彼必懼而堅守若攻不時拔
食盡兵罷外無所掠進退無地不如以輕
騎直抵其城彼見步兵未來意必寬弛吾
羸形以誘之彼或出戰則成禽矣所以然
者吾之軍士去家二千餘里又隔大河所
謂置之死地而後生也

不得已則鬪者情
遂行破統萬城而還

危勢迫忿恨中激故決死生也

契丹入寇杜威懼退

保秦州契丹踵至晉軍力戰人馬饑乏至
白團衛村契丹圍之數重又奇兵出塞後
斷晉糧道並以大風折屋掘井汲水輒崩
人馬渴甚持彥卿謂威曰與其束手就擒
曷若以身殉國乃與張彥澤藥元福不修
等引兵出西門擊之契丹大敗而走

而戒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信者兵

處於危則戒懼不在上修得力不在相求

親附不在誓約信從不在命令也管子曰深入危

之則士自修士自修則同心同力班超

使西域會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激

怒之曰北敵使到而王禮即廢假令鄯善

收吾屬送敵人則骸骨長為豺狼食矣眾

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禁祥去疑

超乃令縱火焚敵並斬北使

至死無所之者妖祥之言能惑軍心疑懼

之辭易銷銳氣必亟禁除以一眾心也黃

公曰禁巫祝不得與吏士卜問軍中吉凶

恐亂軍士之心也司馬法曰滅厲祥

心書曰相恐以敵相語以利相囑以禍福

相惑以妖言此必敗之徵也唐武德六

年輔公祐反詔趙郡王李孝恭等討之將發與將士宴集命取水水變爲血在坐皆失色孝恭自若曰無疑此乃公祐授首之徵也飲而盡之眾心爲安後破公祐生禽之唐昭宗時朱全忠攻徐州累月不克通事官張濤以書白全忠曰進軍時日非良故無功全忠以爲然敬翔曰今攻城累月所費甚多徐人已困旦夕且下使將士聞此言則解於攻取矣全忠乃焚其書遂克徐州

吾士無餘財非

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令發之日士卒

坐者涕霑襟偃卧者涕交頤投之無所往

者諸劇之勇也者投危勵戰人心奮激身

且不顧遑云財貨也

辛雄自軍中上梁帝書曰凡人所以臨陳

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求榮名一貪重賞三畏刑罰四避禍難非此數者雖聖王不能使其臣慈父不能勵其子矣明王深知其情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親疏貴賤勇怯賢愚聞鐘鼓之聲見旌旗之列莫不奮激競赴敵場豈厭久生而樂速死哉利害懸於前欲罷不能耳陛下誠能本此以降明詔則軍威必張盜賊必息矣疏奏不省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者喻相應之靈速也安祿山反唐肅宗問李泌曰今敵疆如此何時可定對曰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上曰何故對曰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張忠志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已今

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繫其四將也從祿山獨承慶耳願救子儀勿取華陰使兩京之道常通陛下以所徵之兵軍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里罷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不攻城不遏路來春復命建寧爲范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與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禽矣上大悅宋高宗問張浚以方今大計浚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司秦川而別委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呂頤浩扈駕來武昌張浚劉光世從行庶與秦川首尾相應帝然之監登聞檢院汪若海亦曰天下若常山蛇勢秦蜀爲首東南爲尾中原

為脊將圖恢復必在川陝議遂決敢問兵可使如率然乎

曰可夫吳人與越人之相惡也當其同舟

而濟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者千百聚

處人心靡一及遇危難望救則同既切望

救雖仇亦親其勢使然也鄧析子曰同舟渡海中流遇風

救患若一所處者憂同也宋文帝伐魏

魏兵圍彭城上使輔國將軍臧質將萬人

救之至盱眙為魏軍所敗臧質欲入盱眙

城或勸盱眙太守沈璞曰虜若不攻城則

無所事眾若其攻城則城中只可容現力

耳地狹人多鮮不為患且敵眾我寡人所

共知若以質眾能退敵完城者則全功不

在我若避罪歸都會資舟楫必更相蹂踐

正足爲患不若閉門勿受璞歎曰虜必不能登城敢爲諸君保之舟楫之計固已久息虜之殘害古今未有屠剝之苦眾所共見其中幸者不過驅還北國作奴婢耳彼雖烏合寧不憚此邪所謂同舟而濟吳越一心者也今兵多而虜退速少則退緩吾寧可欲專功而留虜乎乃開門納質魏人攻不能拔遂去是故方馬埋輪未足恃也齊勇若一政之道也剛柔皆

得地之理也者三軍一致政令使然強弱

同用地理使然徒言地理致危必殆必知

術馭始能制勝否則猶縛馬埋輪將貽尼

古之譏也

李光弼與史思明將周摯戰於河陽中潭城光弼曰賊多而置

不足畏也不過日中保為諸君破之乃命
諸將出戰及期不決召諸將問曰向來賊
陳何方最堅曰西北隅光弼命其將郝廷
玉當之又問其次堅者曰東南隅光弼命
其將論惟貞當之光弼令諸將曰爾曹望
吾旗而戰吾旆旗緩任爾擇利而戰吾旆
旗三至地則萬眾齊入死生以之少退者
斬諸將出戰頃之廷玉奔還光弼望之驚
曰廷玉退吾事危矣命左右取廷玉首廷
玉曰馬中箭非敢退也使者驅報光弼令
易馬遣之僕固懷恩及其子瑒戰小卻光
弼又命取其首懷恩父子顧見使者提刀
馳來更前決戰光弼連旆其旗諸將齊進
致死呼聲動天地賊眾大潰周摯以數騎
遁故善用兵者攜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
者履危則聽指揮自如也

黃石公曰所適如肢體相隨骨

節相救 陳宣帝時齊師圍周平陽晝夜
攻之城危急樓堞皆盡所存之城尋仍
而已或短兵相接或交馬出入外援不至
眾皆震懼周大將軍梁士彥慷慨自若謂
將士曰死在今日吾爲爾先於是勇烈齊
奮呼聲動地無不一當百齊師少却乃令
妻妾軍民婦女晝夜修城三日而就城遂不下齊師引還

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
之無知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其居迂其
途使人不得慮帥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帥
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若驅羣羊驅而
往驅而來莫知所之聚三軍之眾投之於險此

謂將軍之事也

此節論馭眾之法也

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者為將必靜靜

則能精司馬法曰見敵靜見亂暇大靜則神策生胡宏曰機之來也變動不

測莫可先圖必寂然不動然後能應也

宋桂陽王休範反遠近告變朝廷惶駭右

衛將軍蕭道成自請屯新亭以當其鋒道

成至新亭治壘未畢休範前軍已至士卒

震動道成方解衣高卧以安眾心徐曰持

我白虎幡來遂登西垣悉力拒戰自已至

午外勢愈盛眾皆失色道成怛然曰賊多

而亂尋當破矣越騎校尉張敬兒謀詐降

以取之道成曰卿能辦此當以本州相賞

敬兒出城放仗走大呼稱降休範喜使侍
左右敬兒乘間奪休範防身刀斬休範首
以必幽幽則能明淮南子曰幽而能明
歸以司馬楚之別將兵督軍糧鎮北將軍封
沓降柔然說柔然令擊楚之以絕軍食俄
而軍中有告失驢耳者諸將莫曉其故楚
之曰此必賊遣姦人入營覘伺割驢耳以
爲信耳賊至不久宜急爲之備乃伐柳爲
城以水灌之今凍城立而柔然至冰堅滑
不可攻必正正則能公孰敢不正宋建
乃散去必正正則能公孰敢不正宋建
炎四年帝自温州泛海往泉州晚泊臨平
鎮劉光世乞與韓世忠均支錢糧帝曰諸
將之兵用命則一其所支錢糧豈容有異
此皆呂頤浩不公之弊沈與朮曰豈惟錢
糧至於賞罰亦然惟至公可以服天下故
賞則知勸罰則知畏帝曰大臣不公何以

服眾趙鼎曰苟為不公則賞雖厚人不以為恩罰雖嚴人不以為威帝曰朕親總六師正當公示賞罰明巡撫陳壽於戰捷延綏後或勸注子弟名籍壽曰吾子弟不知弓檠寧當與戰士必治治則能整也尉受賞哉竟不之許荀子曰治者子曰安靜則治暴疾則亂荀子曰治者疆亂者弱後魏遣拓拔英寇漢中齊遣梁州刺史蕭懿之拒之懿據險立五柵為英所拔懿又遣其將姜修擊英英掩擊盡獲之將還懿別軍繼至將士皆已罷不意其至大懼欲走英曰此易破也故緩轡徐行神色自若登高望敵東西指揮狀若處分然後整列而前懿軍疑有伏兵遷延引退英追擊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者又破之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者使由之不使知之也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漢光

武至下曲陽聞王朗兵在後從者皆恐及至滹沱河候吏還報曰河水流漸無船不可渡官屬大恐光武令王霸往視之霸恐驚眾欲且前阻水而拒敵詭曰冰堅可渡眾遂安行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者已定之

事革而不用將施之謀易而不爲智術玄

渺造意莫測也

耿弇討張步步弟藍守西

畫中居二城之間謂諸將曰後五日攻西
安至期夜半弇敕諸將蓐食至臨淄城諸將欲攻西安弇曰不然西安間吾欲攻日夜爲備臨淄出其不意而攻之必拔臨淄拔則西安孤是擊一而得二也

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者時易宿次故迂道途機權變詐神密

難料也胡子曰變動不居進退不常唐

高宗時裴行儉討突厥軍至單于

北府抵暮下營掘塹已周行儉命移就高

岡諸將皆言士卒已安堵不可復動行儉

不從趣使移是夜風雨暴至前所營地水

深丈餘諸將驚服問其故行儉笑曰自今

但從我令不必問其所由還帥與之期若登

知也擒其酋長奉職而還高而去其梯者置諸危地欲走莫由如登

高去梯不能退也王鎮惡剋洛陽帥水軍

自河入渭既至令士食

畢便棄舟登岸即密使人解放舟艦渭水

迅急諸船悉逐流去鎮惡撫慰士卒曰去

家萬里而舟楫衣糧已逐流去豈復有求

生之計惟死戰可立大功士卒莫不爭先

遂陷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者

長安

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者

已入險境非戰莫生如引滿發弩不可返

也李祐言於李愬曰蔡州精兵皆在洄曲

守蔡州悉羸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

賊將聞之吳元濟已成擒矣愬乃命李祐

為前驅自為中軍李進誠殿後軍出不知

所之愬曰但東行夜至張柴村留兵鎮之

以斷朗山救兵又分兵以斷洄曲及諸路

橋梁夜復引兵出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

州取吳元濟諸將皆失色監軍哭曰果落

李祐奸計時大風雪人人自以為必死然

畏愬不敢違夜半至州城自吳少誠拒命

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故蔡人不

為備愬至無一人知者祐鏤其城而登元

濟就禽

若驅羣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

者兵從將指莫自主也吳子曰將之所麾

莫不從移將之所

指莫不前死晉涼州張寔間長安不守遣太府司馬韓璞撫戎將軍張閭等帥步騎一萬東擊漢軍不得進而還至南安諸羌斷路相持百餘日糧竭矢盡璞殺車中牛以饗士泣謂之曰汝曹念父母乎曰念念妻子乎曰念欲生還乎曰欲從我令乎曰諾乃鼓譟進戰會張閭帥聚三軍之眾金城兵繼至夾擊乃大破之投之於險此將軍之事也者總之聚眾投

險人始致命將權之妙不外此術也蒙古江淮

大都督李壇爲亂蒙古主命諸王擊之總管張宏範臨發父柔謂曰汝圍城勿避險地險則已無懈心兵必致死主者慮其險有犯必救可以立功宏範遂敗李壇

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凡

爲客之道深則專淺則散去國越境而師者絕地也四達者衢地也入深者重地也入淺者輕地也背固前隘者圍地也無所往者死地也是故散地吾將一其志輕地吾將使之屬爭地吾將趨其後交地吾將謹其守衢地吾將固其結重地吾將繼其食圯地吾將進其塗圍地吾將塞其闕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故兵之情圍則禦不得已則鬪過則從

此節論九地制變之法也

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

也者隨遇而變審利以處或屈或伸不外

人情也

叔苴子曰屈伸之間變通寓焉

晉孝武帝時馮翊人郭質起兵於廣鄉以應秦獨鄭縣人苟曜聚眾數千附於後秦曜密召秦主苻登許為內應登自軍於馬頭原後秦主姚萇引兵逆戰登擊破之萇收眾復戰姚碩德曰陛下慎於輕戰每欲以計取之今戰失利而更前逼賊何也萇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遙據吾東此必苟曜暨子與之有謀也緩之則其謀得成故及其交之未合急擊之以敗散其事

耳遂進戰大破之

凡為客之道深則專淺

則散者深入寡固淺入散歸人之恒情不

可不知也宋浙西馬步副總管李寶上言

之地不同自戰其地者必生之兵也戰人

者難却今敵未離巢穴臣仰憑天威掩出

不意因其驚擾而擊之可以得志上曰善

去國越境而師者絕地也者越鄰伐人其

境危絕非策萬全不宜興師也樂毅將秦

兵以伐齊齊湣王悉關中之眾以拒之戰

于濟西齊師大敗樂毅還秦韓之師分魏

師以畧宋地部趙師以收河間身帥燕師

長驅逐北劇辛曰齊大而燕小賴諸侯之

助以破其軍宜及時攻取其邊城以自益

此長久之利也今過而不攻以深入為名

無損於齊無益於燕而結深怨後必悔之

樂毅曰齊王伐功矜能謀不逮下廢黜賢

能信任詔諛政令戾虐百姓怨懟今軍皆
破亡若因而乘之其民必叛禍亂內作則
齊可圖也若不遂乘之待彼悔前之非改
過恤下而撫其民則難慮也遂進軍深入
齊人果大亂失
度潛王出走 四達者衢地也入深者重

地也入淺者輕地也背固前隘者圍地也

無所往者死地也者特舉五地以明爲客

之要次論九地制變之法也是故散地吾

將一其志者高壘堅壁以固士心也韓信已定

臨淄遂東追齊王項王使龍且將兵號二
十萬以救齊與齊王合軍高密客或說龍
且曰漢兵遠鬪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居
其地兵易散敗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

臣招所七城亡城聞王在楚來救必反漢
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地齊城皆反之其勢
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輕地吾將使之屬
也龍且不聽爲信所殺

者聯屬部伍以防渙散也

司馬法曰凡戰以輕行輕則危

唐憲宗討李師道以河陽節度使烏重

胤爲橫海節度使華州刺史令狐楚爲河

陽節度使重胤以河陽精兵三千赴鎮河

陽兵不樂去鄉里中道潰歸又不敢入城

眾曰可暫屯於城北將大掠今狐楚適至

單騎出慰撫之與俱歸金人侵東京宗

澤遣統制官李景良閣中立統領官郭俊

民等領兵萬餘趨滑鄭遇金兵大戰爲金

所乘中立死之後民降金景良以無功遁

去澤捕得謂曰勝負兵家之常不勝而歸

罪猶可恕私自逃遁爭地吾將趨其後者

是無主將也即斬之

形勢在前不後人據也

清聖祖親征準葛爾與賊遇於特勃

爾隔一小山提督殷化

行言宜據北山大

將軍費揚古曰日將暮

矣須來日戰耳賊

甚近山上難以夜守

化行曰戰即來日此

山宜據若賊據其上

我軍營其下則危矣

若慮夜守難何不移

山下全陳以守之揚

古曰既如此君即移兵

上守之化行即揮

軍上山方至巔而賊

交地吾將謹其守者

已登半山矣遂敗賊

嚴守交通防敵掩襲也

嚴守交通防敵掩襲也

明正統十二年巡撫御史虞禎奏曰

貴州蠻賊出入無常

撫之不從捕之不得

若非設策難以控制

臣觀清水江等處峭

壁層崖僅通一徑出入

彼得恃為惡若將

江外山口盡行閉塞

內山口并津渡俱

設闕堡屯兵守禦又

擇寨長有才衢地吾

幹者為辦事官庶毋

疏虞上從之

幹者為辦事官庶毋

疏虞上從之

設闕堡屯兵守禦又

擇寨長有才衢地吾

幹者為辦事官庶毋

疏虞上從之

設闕堡屯兵守禦又

擇寨長有才衢地吾

幹者為辦事官庶毋

疏虞上從之

設闕堡屯兵守禦又

擇寨長有才衢地吾

幹者為辦事官庶毋

疏虞上從之

設闕堡屯兵守禦又

擇寨長有才衢地吾

幹者為辦事官庶毋

疏虞上從之

將固其結者固結鄰好爲我與援也闕羽

圍曹

仁於樊城魏遣于禁救之會漢水暴起闕羽以舟兵虜禁送江陵曹操懼欲徙都河北以避其鋒司馬懿曰遷都示弱非計也劉備孫權外親而內疏闕今得志權必不願也可諭權令倚其重地吾將繼其食者後則樊圍自解矣

深入糧艱館穀於敵也

左傳曰晉楚戰於邲楚師敗晉師三

日館穀日館圯地吾將進其途者次舍不便疾過

而去也

唐太宗征遼東至遼澤泥淖二百里人馬不可通將作大匠閻立德

日可布土作橋乃能得過圍地吾將塞其

於是軍不留行遂渡遼東闕者先塞阨口出奇制敵也明崇禎七年檄盧象昇元

默等各守要害截賊奔逸賊見官軍肆集
大懼悉遁入興安州之車箱峽四面巉立
中亘四十里易入難出賊誤入其中山上
居民下石擊賊或投以炬火且用石塞其
口路絕無所得食困甚死者過半賊黨顧
君恩曰惟重賄偽降可全耳既出棧道仍
制不受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者示以必死
人自決戰也 六韜曰勇鬪則生不勇則死
宗澤自大名至開德與金
人十三戰皆捷遂以書勸康王檄諸道兵
會京師又移會北道總管趙野兩河宣撫
使范納知興仁府曾楙合兵入援三人皆
以澤爲狂不答澤遂以孤軍進至衛南先
驅曰前有敵營澤揮眾直前連戰敗之轉
戰而東敵益生兵至澤將王孝忠戰死前
後皆敵壘澤下令曰進退等死不可不死
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

千金人故兵之情圍則禦不得已則鬪過

則從者危則用命人情之常也以危戰

唐高祖時步落稽胡五萬餘人寇宜春參

軍竇軌將兵討之戰於黃欽山稽胡乘高

縱火官軍小却軌斬其部將十四人拔隊

中小校代之勒兵復戰軌自將數騎居軍

後令之曰聞鼓聲有不進者自後斬之既

而鼓之將士爭先赴敵稽胡射之不能止

遂大破之

是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預交不知山林險

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

地利此三者儀孫子兵訣評作此三者即上文

預交行軍地利三事從之不知一非霸王之兵也夫霸王之兵伐大國則其眾不得聚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是故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信己之私威加於敵故其城可拔其國可隳

此節論霸術也

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預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此三者不知一非霸王之兵也者鄰謀地形鄉導爲伐人必知之要或昧

其一未可興師也

漢王及諸侯兵圍項羽於垓下項王夜聞漢軍

四面皆楚歌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

何楚人之多也於是帥麾下壯士八百人

直夜潰圍而出漢令灌嬰以五千騎追之

項王渡淮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

給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

王自刎李德裕爲西川節度使作籌邊

樓圖蜀地形南入南詔西達吐蕃日名老

於軍旅習邊事者雖走卒蠻夷無所間訪
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遠近未踰月
皆若身嘗涉歷上命德裕修塞清溪關以
斷南詔入寇之路或無土則以石壘之德
裕上言曰通蠻細路至多不可塞惟重兵
鎮守可保無虞劉士政聞馬殷悉平嶺
北大懼遣其副使陳可璠拒之殷遣其將
秦彥暉李瓊等將兵七千擊士政湖南軍
至全義嶺士政又遣指揮使王建武屯秦

城可璠掠縣民耕牛以犒軍縣民怨之請
為湖南軍鄉導曰此西南有小徑距秦城
纔五十里僅通單騎可以襲取彥暉遣李
瓊將騎兵六十步兵三百襲秦城中宵踰
垣而入禽王建武比明復還紿之以練造
可璠壁下示之可璠猶未之信斬其首投
壁中桂人震恐瓊因勒兵擊夫霸王之兵
之禽可璠趣桂州降士政

伐大國則其眾不得聚威加於敵則其交
不得合是故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

權者以謀伐人雖眾莫聚勢分權弱為我

所制此乃奪權而不養也韓非子曰下無重權則權勢滅

曹操定漢中劉曄曰劉備人傑也有度
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今破漢中蜀

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
壓之無不克也若少緩之諸葛亮明於治
國而爲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爲將蜀
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
爲後憂操不從後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
十驚守將雖斬之而不能安也操問曄曰
今尙可擊不曄曰今已
小定未可擊也乃還 以威加人旁國震

懾交解黨攜不敢合從此乃伐交而不爭

也 越王勾踐問戰於申包胥曰越國南則
楚西則晉北則齊春秋皮幣玉帛子女
以賓服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
包胥曰善哉蔑以加焉遂伐吳吳王夫差
乞師齊楚齊楚不應
兵罷民頓爲越所滅 信己之私威加於敵
故其城可拔其國可隳者運吾智術逞吾

兵威攻城可拔伐國可隳也尉繚子曰獨出獨入者王

霸之兵也唐太宗時任城王道宗敗吐

谷渾於庫山吐谷渾可汗伏允悉燒野草

輕兵走入積諸將以為未可深入侯君集

曰不然今虜一敗之後鼠逃鳥散斥侯亦

絕君臣攜離父子相失取之易於拾芥此

而不乘後必悔之李靖從之遂分道並進

深入數千里破其國伏允逃積中為左右

所殺唐永淳元年突厥阿史德元珍入

寇薛仁貴將兵擊元珍於雲州虜問唐大

將為誰應之曰薛仁貴虜曰吾聞仁貴流

象州死久矣何以給我仁貴免胄示之面

虜相顧失色下馬列拜稍稍引去仁貴因

奮擊大破之

破之

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犯三軍之眾若使一

人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投
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夫眾陷於害
然後能爲勝敗故爲兵之事在於詳坊本作佯
非依舊籍
改順敵之意并敵一向千里殺將是謂巧能成
事者也

此節論兵道尙巧也

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者法外之賞奇

功可致政外之令深間難窺也

司馬法曰
見敵作誓

瞻功行賞蕭何謂漢高祖曰韓信國士
無雙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高

祖遂齋戒設壇拜信 犯三軍之眾若使一

人為大將一軍皆驚 蘇明允曰治

人者法令嚴明用眾如寡也 兵豈有他術

哉能勿視其眾而已矣 唐高祖時李子

通度江取京口丹陽等郡皆降杜伏威遣

輔公祏攻之公祏度江攻丹陽克之進屯

溧水子通帥眾數萬拒之公祏簡精甲千

人執長刀為前鋒又使千人踵其後曰有

退者即斬之自帥餘眾復居其後子通為

方陳而前公祏前鋒千人殊死戰公

祏復張左右翼以擊之子通敗走 犯之

以事勿告以言者但用以戰不告以謀慮

情洩也 王朗拒孫策於固陵策數度水戰

不能克孫靜說策曰朗負阻城守

難可卒拔查瀆南去此數十里而道之要

徑也宜從彼據其內吾自帥眾為軍前隊

破之必矣策曰善乃詐令軍中曰頃連雨水濁兵飲之多腹痛促具饘缶數百口澄水至昏暮四維然火誑朗便分軍夜犯之投查瀆道龔高遷屯朗大驚遂潰

以利勿告以害者但使知利不令知害防
膽怯也六韜曰至事不語用兵不言後
懿嬰城自守英圍城數十日城中恟懼參
軍庾域封題空倉數十指示將士日止中
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固守投之亡地
眾心乃定英攻之不能克遂去

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者必亡乃能圖

存必死乃可求生也陰符經曰死者生之根又曰無生則無不

生鷓冠子曰不死不生夏王勃勃攻
秃髮儁檀儁檀帥眾追之焦朗曰勃勃天

奏雄建御軍嚴整未可輕也傳擅將賀連
怒曰勃勃敗亡之餘烏合之眾奈何避之
示之以弱宜急追之傳擅從之勃勃於陽
武下峽鑿凌埋車以塞去路勒兵逆擊傳
擅大破之夫眾陷於害然後能爲勝敗者不危
則怯陷危則勇能陷於害乃能爲勝敗也
尉遲迥作亂韋孝寬討之迥子惇帥軍於
沁東布陳二十餘里麾兵少却欲待孝寬
半濟而擊孝寬因其却遽鳴鼓齊進兵既
渡乃命曰悉焚橋梁示之必死士卒遂絕
返顧之心故爲兵之事在於詳順敵之意
并敵一向千里殺將是謂巧能成事也者
迎彼之欲引我之繩并力搆隙雖遠必克

事以巧成兵之神理也曹操擊馬超韓遂遂請割地求和操
許之既而超走諸將問操曰初賊守潼關
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
引日而後北渡何也操曰賊守潼關若吾
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河西未可渡吾
故盛兵向潼關賊悉眾南守西河之備虛
故二將得擅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
能與吾爭西河者以有二將之軍也連車
樹柵爲甬道而南既爲不可勝且以示弱
渡渭爲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
不爲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所以從
其意使自安而不爲備因畜士卒之力一
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
非一道也

是故政舉之日夷關折符無通其使勵於廊廟

之上以誅其事敵人開闔必亟入之先其所愛
微與之期踐墨隨敵以決戰事是故始如處女
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

此節論戰鬪終始也

是故政舉之日夷關折符無通其使勵於
廊廟之上以誅其事者國交破裂絕使閉

關運籌廊廟密治其事此宣戰之初也

曰主與將有陰符凡八等有六勝克敵之
符長一尺破軍擒將之符長九寸降城得
邑之符長八寸却敵報遠之符長七寸警
眾堅守之符長六寸請糧益兵之符長五

寸敗軍亡將之符長四寸失利亡士之符
長三寸左傳曰宋公不王鄭伯爲王左
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乳之役怨
公不告命公怒絕宋使宋真宗咸平元
年石普上言曰北面抗敵行陳間有所號
令遣人馳告多失詳審復慮姦詐請令將
帥破錢而持之遇傳令則合而爲信帝以
爲古者兵符既已久廢因命漆木爲牌長
六寸闊三寸腹背刻字而中分之置鑿枘
令可合又穿二竅容筆墨其上施紙札每
臨陳則分而持之或傳令則署其言而
繫軍吏之頸至彼合契乃署而復命焉

敵人開闔必亟入之先其所愛微與之期

者廟算已勝乘隙急攻先奪所愛微示師

期此戰鬪之始也

左傳曰十年春王正月
公會齊侯鄭伯於中丘

癸丑盟於踐墨隨敵以決戰事者戰端既

鄧爲師期啟循履廟謨因敵制勝以決戰事此決鬪

之時也唐貞觀十五年薛延陀真珠可汗

恩摩思摩不能禦長城保朔州遣使告

急太宗命李世勣張儉等帥兵討之諸將

辭行上戒之曰薛延陀負其疆盛踰漠而

南行數千里馬已罷瘦凡用兵之道見利

速進不利速退薛延陀不能掩思摩不備

急擊之思摩入長城又不速退吾已救思

摩燒薙秋草彼糧糗日盡野無所掠卿等

當與思摩共爲犄角不須速戰俟其將退

一時奮擊破之必矣李世勣至朔方大始

度設懼將眾北走唐兵縱擊誅殺殆盡始

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者

靜如處女令敵懈怠動如脫兔乘敵倉卒

此制勝之法也

心書曰靜若魚潛動若奔

恐熱襲吐蕃鄯州節度使尙婢婢至鎮西
大風震電天火燒殺裨將十餘人恐熱惡
之盤桓不進婢謂其下曰恐熱之來視
我如螻蟻以爲不足屠也今遇天災猶豫
不進吾不如迎伏以却之使其志益驕而
不爲備然後可圖也乃遣使以金帛牛酒
犒師且致書下之恐熱喜遍示諸將曰婢
婢安知用兵乃復爲書勤厚答之引兵歸
婢婢聞之撫髀笑曰我國無主則歸大唐
豈能事此犬鼠乎後數月恐熱屯兵大夏
川婢遣其將厖結心及莽羅薛呂將精
兵五萬擊之至河州南莽羅薛呂伏兵四
萬於險阻厖結心伏萬人於柳林中以千
騎登山飛矢繫書罵之恐熱怒將兵數萬

追之屍結心陽敗走時爲馬罷不進之狀
恐熱追之益急不覺行數十里伏兵發斷
其歸路夾擊之恐熱大敗伏
尸五十餘里死者不可勝數

孫子釋證卷十一終

孫子釋證

解梁劉文虛

火攻篇第十二

此篇論用火之精義也

次火攻於九地篇後火佐攻也至必須用
時而用論費留於火攻篇中兵猶火也不
戢則將自焚戢非撲滅之謂息斂以待時
耳故戰已勝攻已取必息兵旅以修整事
功懼黷武戒弛備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

可一日而不備火攻可百戰而不舉舉則
並山澤而焚猛烈之際玉石何分毒塗生
民實傷天道此孫子所以慎言而又不能
不言蓋欲用火攻者必詳審輕重利害於
其間耳至於以水佐攻其利不若火而害
又甚焉乃附敘而弗詳慎之又慎也誠仁
人之用心矣夫

孫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日火人二曰火積三曰
火輜四曰火庫五曰火隊

按隊作隧謂谷
中險阻道也

此節論火攻之種類也

火人者

焚其營陳也

梁太祖乾寧中親領大軍由鄆州東北次

於魚山朱宣瑾規知即以兵徑至且圖速戰梁軍出砦時宣瑾已陳於前須臾東南風大起梁軍旌旗失次甚有懼色太祖令曰騎士亟揚鞭呼嘯俄而西北風驟發時兩軍皆在草莽中太祖因令縱火既而煙燄亘天乘勢以攻賊陳宣瑾大敗餘擁入清河潘美討劉鋹謂諸將曰南漢編竹木爲柵若篝火焚之必擾亂因而夾擊此萬全之策也遂分遣丁夫人持二炬間道燒其柵大敗之劉鋹出降火積者焚其委積也漢討閩越王郢淮南王安上書諫曰越人爲變必先田餘干界中積食糧乃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

雖百越奈邊城何許攸降曹操謂操曰

今袁氏輜重有萬餘車屯軍不嚴可輕兵

焚其積聚不過三日火輜者焚其輜重也

遣王猛伐燕慕容評率兵四十萬禦之以

持久制之猛遣將郭慶率步騎五千夜從

間道出燕營後起火於晉火庫者焚其兵

山燒評輜重燕軍遂敗走火庫者焚其兵

庫也隋文帝時高穎獻取陳之策曰江南

可密遣人因風縱火待彼修葺復更火隊

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矣火隊

者焚其要道也西魏將宇文測行綏州事

民皆入城堡以避之測至今曰民各安堵

不得妄動乃於要道數百處多積柴草仍

遠斥堠俟其動靜冬寇入測命積柴之處

一時縱火突厥疑大軍至駭遁由是不敢

復至 廖永忠攻蜀蜀人設鐵索飛橋橫
據關口舟不得進忠密率精銳分爲兩道
令曰一軍攻其陸寨一軍攻其水寨船頭
皆以鐵裹置火器而前凡火炮火筒一時
俱發遂焚其三橋斷
其橫江鐵索因平蜀

行火必有因煙火必素具發火有時起火有日
時者天之燥也日者宿宿者列星也言列星在
箕壁翼軫則風起也坊
本作月非蓋不獨月
在四宿始起風也在箕壁翼軫也凡此四宿
者風起之日也

此節論用火之法也

行火必有因者內因姦細外因風向也孫權

遣周瑜逆曹操於赤壁時操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眾我寡難與持走也然觀操軍方連船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裏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操欺以欲降又備走舸各繫大船後因次俱前操軍將士皆延頸觀望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頃之煙炎漲天人馬燒溺死者甚眾操遂敗走昭烈伐吳陸遜禦之堅守不出眾笑爲怯遜謂諸將曰彼求戰不得必移屯林間便可施計也既而蜀兵果屯林中遜舉火煙火必素具者薪油火器常燒其四十屯兵法曰火箭火簾火杏火兵火須預備也獸火盜火弩皆火具也齊明帝時後魏入寇將軍魯康祚等將兵萬人侵魏太倉口魏豫州刺史王肅使長史傅

永將甲士三千擊之康祚等軍於淮南永軍於淮北相去十餘里永曰南人好夜斫營必於渡淮之所置火以記淺乃夜分兵爲二部伏於營外又以瓠貯火密使人過淮南岸於深處置之戒曰見火起則亦然之是夜康祚等果引兵斫營伏兵夾擊之康祚等走趣淮水既競起不發火有時知所從溺死數千康祚敗走

者天時旱燥易燔燎也

吳越王錢鏐攻常州徐溫拒之適溫

病不能治軍溫將陳彥謙密取貌似溫者環甲胄號令軍事時久旱草枯彥謙曰乘

風縱火可操必起火有日者宿在四星得勝遂敗吳越兵起

風助也劉晝曰箕麗於月而飄風起壁動於天而驟雨至

對東壁南箕翼軫之夕則設火候風以焚之靈臺秘奧曰箕四星距南極一百二

十一度半壁二星距南極八度半翼二
十二星距南極一百零四度半四星距南
極一百零三度半管窺輯要曰流星入
箕多暴風雨辰星守箕有惡風金星守箕
兵起久守有大風歲星守箕多惡風木星
犯箕歲多惡風木星出入留舍於箕其年
多風月暈壁風起月宿壁不風則雨南斗
同金犯壁有兵喪多風雨客星守壁多風
雨月暈翼大旱大風多霧熒惑守翼有大
風 荆州占曰客星入箕多暴風雨客星
入翼多風雨守翼有大風 乙巳占曰日
在箕食有疾風發屋折木暈於箕大風爲
敗月在箕食大風爲災五穀風傷月行失
箕風大起月暈軫大風傷物月宿軫爲風
起月入軫中大風爲敗 石氏曰月入箕
大風爲災太白守壁多風雨水災 玉歷
曰太白出入留食翼大風大水犯翼守翼
有大風 蕭世誠曰春丙丁夏戊己秋壬

癸冬甲乙此日
有疾風猛雨也

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火發於內則早
應之於外火發而其兵靜者待而勿攻極其火
力可從而從之不可從而止火可發於外無待

於內以時發之火發上風無攻下風晝風從

原本

從作久註家以晝風必夜止夜風必晝止是數
之當然之義解之張賁謂當作从以篆文从久
相似故誤從爲夜風止凡軍必知有五火之變

久義長從之

以數守之故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強水

可以絕火

原本作不字張賁謂
當作火義長從之

可以奪

此節論火攻之應變也

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者五火異

攻應變亦異也

班超欲攻虜使營會夜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

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眾驚亂火發於內而早應之於外者火發於

內速應於外表裏夾攻敵自擾亂此應變

之一也

晉孝武帝時西燕慕容冲攻長安苻堅大敗三輔之民為冲所畧者

遣人密告堅曰請遣人攻冲欲縱火為內應堅曰吾困於烏合之虜豈非天乎不從其人固請不已乃遣七百騎赴之冲營縱火者反為風火所燒堅祭而哭之火

發而其兵靜者待而勿攻極其火力可從
而從之不可從而止者火發敵靜不可遽

攻益其火勢待動而擊此應變之二也虎

經曰一時舉火營中驚亂急而乘之靜而
不動勿攻馬燧討田悅夾洹水而陳時

燧軍乏糧悅堅壁不戰燧爲三橋踰洹水
日往挑戰悅不出燧令諸軍夜半起食潛

師循洹水直趨魏州令曰賊至則止爲陳
留百騎擊鼓鳴角於營中仍抱薪持火候

諸軍畢發則止鼓角匿其旁俟悅軍渡焚
其橋軍行十里許悅聞之帥軍踰橋掩其

後乘風縱火鼓譟而進燧按兵不動先除
其前草莽百步爲戰場結陳以待之悅軍
至火止氣衰燧縱兵擊之悅軍敗火可發

歸橋毀莫渡溺洹水死者無數

於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者時可火攻無

待內應即時而舉勿誤機宜此應變之三

也皇甫嵩與朱雋討黃巾嵩曰今賊依草

結營易爲風火若因夜縱火必大驚亂

吾出兵擊四面俱合田單之功可成也其

夕大風嵩乃約敕軍士皆束苴乘城使銳

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火發上

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賊亂奔走

風無攻下風者火在風上勢必下延順攻

則利逆擊則害此應變之四也司馬法曰凡戰背風

吳子曰將戰之時審候風所從來風順

致呼而從之風逆堅陳以待之陳文帝

遣侯瑱討王琳於蕪湖瑱令軍中晨炊暮

食以待之時西南風急琳曰天助我也引

兵直趨建康徐出蕪湖躡其後西南風反
為瑱用琳持火炬以燒陳船因逆風反燒
其船瑱發拍以擊
琳艦琳軍大敗
晝風從夜風止者晝則

情顯乘火亟攻夜虞有備宜審進止此應

變之五也滿寵征吳謂諸將曰今夕風甚
猛敵必來燒營宜為之備夜半

吳果乘風縱火
寵掩擊大破之
凡軍必知有五火之變以

數守之者我能火攻敵亦能用時日之數

不可不知也唐光宅元年武后遣李孝逸
討徐敬業逆風不利孝逸懼

欲引退俄而風回甚勁魏元忠與劉知柔
言於孝逸曰風順拔乾此火攻之利固請

決戰敬業置陳既久士卒多罷倦顧望陳
不能整孝逸進擊之因風縱火敬業大敗

故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強水可以絕火可以奪者以火佐攻必猛烈而後能

焚以水佐攻必奔渙而後能溺蓋水可以

隔絕人之軍火可以焚奪人之物也

沈慶之討

犬羊諸山蠻謂其下曰蠻善用火宜有以備遂緣險築重城各穿池於營內朝夕不

外汲兼以防蠻之火頃之風甚蠻

夜下山燒營火至輒以水滅之

夫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留故明主慮之良將修之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愠而致戰合

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怒可以復喜愠可以復悅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曰明主慎之良將修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

此節總論修功養威也

夫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留者兵勝而不戢功成而忘備是爲淹留士

眾耗費財用國患將由此而起也

國語祭公謀父

諫穆王征犬戎曰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

吳子謂魏文侯曰昔

承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家有扈氏之君恃眾好勇以喪其社稷明主鑒茲

必內修文德外治武備
去州郡兵僕射山濤曰不宜去州郡武備
帝不聽其後盜賊羣起州郡無備不能禽
制天下遂大亂
明正統十四年麓川宣
慰使思任發叛王驥屢敗之思任發竄緬
甸緬人以思任發來獻而其子思機發竊
駐孟養地屢遣使入貢謝罪中外咸願罷
兵太監王振不許復命驥帥師五十萬人
討之官軍踰孟養思機發雖遁匿而思任
發少子思陸復擁眾據孟養驥度賊終不
可滅乃與思陸約立石表誓金沙江上曰
石爛江枯爾乃得渡遂班師驥凡三征麓
川卒不得思機發議者咎驥
老師費財以一隅騷動天下非利不動非
得不用非危不戰者因利而動因得而用
因危而戰也
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
吳子曰用兵必趨其危

朱溫自將賀德倫等五十萬人攻晉菑縣
李存審謂史建瑋李嗣肱曰吾兵雖少吾
王方有事幽薊無兵來此南方之事委吾
輩數人今菑縣方急吾輩安能坐而視之
使賊得菑縣必西侵深冀患益深矣當與
公等以奇計破之使建瑋擒梁軍之樵芻
者數百人皆殺之留數人斷臂縱去曰爲
我語朱公晉王大軍至矣時菑縣未下建
瑋嗣肱各將三百騎效梁軍旗幟服色與
樵芻者雜行至德倫營門左右馳突營中
大擾不知所爲斷臂者復來曰主不可以
晉軍大至矣溫大駭燒營夜遁怒而興師將
不可以愠而致戰合於利而
動不合於利而止怒可以復喜愠可以復
悅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

曰明主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者興師用眾關係全國喜怒愠悅事僅一人以一人之私動全國之眾既異王者之師更殊不得已而用自非熟計利害勢必立見覆亡故明主良將知所慎警也尉子曰兵起非可以忿也見勝則興不見勝則止管子曰滅不可復錯也呂子曰論其安危一曙失之終身不復得匈奴擊漢屯田車師不能下宣帝欲出兵擊之魏相上書諫曰臣聞救亂除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忿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寶貨者謂之

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人民之眾
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
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常有善
意所得漢民輒奉還之未有犯於邊境雖
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也今聞諸將欲行
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帝從
相言而止

孫子釋證卷十一終

孫子釋證

解梁劉文扈

用間篇第十三

此篇論間道之神密也

孫子論兵多主詭道間爲詭道之尤故揭
明閒之神用非惟用間難選間亦難必忠
信以守義必才辯以趨事才辯者不必忠
信忠信者不必才辯才辯矣忠信矣而又
不必果爲我用而我必標忠信才辯之格

以爲選不幾終歲無用間之日耶然則間可不選而漫用之歟曰是又不然但用所長毋責以備但神我用俾間無貳親之厚之密之收間心也聖智仁義微妙神乎間用也此孫子所以不言選間而諄諄誥誠於用間非謂無事乎選也蓋寓選間於用間法中間斯易選用乃得實耳嗟乎責諸間者難必施諸用者固自有在能明此指思過半矣

孫子曰凡興師十萬出兵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相持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將也非主之佐也非勝之主也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眾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

此節論用間之重也

興師用眾內外騷然相持數年爭在一旦

乃以矜惜爵祿吝嗇資財致間者不得展

其才能亦不肯盡其心力坐小失大害國

孰甚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卒子懷諫立以

相議魏博事李吉甫請興兵討之李絳以

為不必用兵曰今懷諫乳臭子不能自聽

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厚薄不均怨

怒必起田氏不為屠肆則悉為俘囚矣何

煩天兵哉但願陛下按兵養威不過數月

必有自效於軍中者矣至時惟在朝廷應

之敏速中其機會不愛爵祿以賞其人使

兩河藩鎮聞之恐其麾下效之以取朝廷

之賞必皆恐懼爭為恭順矣上曰善既而

田懷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僮諸將憤怒

田興奉其土地歸順朝廷上以興爲魏博節度使李絳又曰魏博五十餘年不露王化一旦舉六州之地來歸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募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左右以爲所與太多後有此者將何以給之上以語絳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鄰之患歸命朝廷陛下奈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十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而已乎上悅從之故明君賢將必以爵祿縻間心必以財貨資間用敵之

動作巨細必聞是以不動則已動則勝人也
吳子曰急行間謀以觀其慮心書曰尊之以爵贍之以財則士無不至矣

梁武帝時西魏宇文泰與東魏高歡相拒於渭南泰遣須昌縣公達奚武曰卿能往覘歡軍虛實當有重賞武從三騎皆效歡將士衣裝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法往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而還陳文帝時周玉壁刺史韋孝寬有恩信善用間諜或齊人受孝寬金貨遙通書疏故齊之動靜周人皆先知之有主帥許益以所戍城降齊孝寬遣諜者曰爲我取之俄而斬益首還而

故用間有五有鄉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鄉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內間者因其官人

而用之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死間者爲誑
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生間者反報也

此節論間之類別也

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者因勢乘

機五間並用使敵防不勝防莫明神妙也

荀子曰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

唐通天元年契丹據營州武后遣曹仁師

張玄遇麻仁節與契丹戰於磧石口唐兵

大敗先是契丹破營州獲唐俘數百囚之

地牢聞唐兵將至使守牢霽給之曰吾輩

家屬饑寒不能自存唯俟官軍至即降耳
既而契丹引出其俘飼以糠粥慰勞之曰
吾養汝則無食殺汝又不忍今縱汝去遂

釋之俘至幽州具言其狀諸軍聞之爭欲先入至黃虜谷虜又遣老弱迎降故遺老牛瘦馬於道側仁師等三軍棄步卒將騎兵先進契丹設伏橫擊之飛索以縑玄遇仁節生獲之將卒死者填山谷鮮有脫者契丹得軍印詐爲牒令玄遇等署之牒總管燕匪石宗懷昌等云官軍已破賊若至營州軍將皆斬兵不敘勳匪石等得牒晝夜兼行不遑寢食以赴之士馬罷弊契丹伏兵於中道邀之全軍皆沒

者因敵土著覘敵動靜用察虛實也

擊秦

豐豐與其將拒彭於鄧數日不得進彭夜勒兵甲令曰明旦當擊西都乃縱所獲虜令得逃出歸以告豐豐即悉軍西邀彭彭乃潛兵渡汙水擊其別營大破之沈希儀治柳州令熟獠恣出入嬉遊城中而求得與獠通商販者數十人厚撫之曰賊中

動靜必先報我
後果賴以破賊
內間者因敵臣工貪詐屈

怨藉施奇謀也
李衛公曰敵有重臣失勢

利詭相親附採其情實而致之
虎鈴經

曰貪者可賂也
楚子反命軍吏察夷傷

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駕鷄鳴而食
惟命是

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
補卒秣馬

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
明日復戰乃逸

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子反
內臣穀陽豎

為晉間乃獻飲於子反
醉而不能見王曰

天敗楚也乃宵遁
王翦為秦將攻趙趙

使李牧司馬尚禦之
李牧素破秦軍殺秦

將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開等金使
為反間曰李牧司馬尚欲與秦反趙以取

封於秦趙王疑牧使趙葱及顏聚代將斬
李牧廢司馬尚後反間者厚賂敵間故洩

三月翦遂滅趙

偽謀反爲我間也

燕昭王使樂毅伐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獨莒

即墨未服會昭王死子惠王立惠王自爲
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齊田單聞之即縱
反間於燕曰齊兩城不下者毅與新王有
隙欲連兵留齊而南面王也齊王所患惟
恐他將來即墨殘矣惠王固已疑毅得齊
反間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還毅畏誅遂
西降趙田單知毅去大破騎劫盡復齊城
毛德祖與表有舊表有權略德祖患之乃
之德祖與表有舊表有權略德祖患之乃
與交通音問密遣人說奚斤曰表與之連
謀每達表書多所治定表以書示斤斤疑
之以告魏主使人夜就帳中殺之宋軍乘
之大勝朱元璋命徐達常遇春伐張士
誠問諸將曰爾等此行用師孰先遇春曰
逐梟者必覆其巢去鼠者必熏其穴此行
當直擣蘇州蘇州既破其餘諸郡可不勞

而下矣元璋曰不然士誠鹽販與張天麟
潘原明等皆強梗之徒相爲手足士誠苟
窮促天麟輩懼其俱斃必併力救之今不
先分其勢而遽攻蘇州若天麟出湖州原
明出杭州援兵四合難以取勝莫若出兵
先攻湖州使其罷於奔命羽翼既披然後
移兵蘇州取之必矣乃屏左右謂達遇春
曰吾欲遣熊天瑞從行俾爲吾反間天瑞
之降非其本意心常怏怏適來之謀戒諸
將勿令天瑞知之但云直擣蘇州天瑞知
之必叛從張氏以輸此言如此則墜吾計
中矣至湖州之毗山天瑞果叛歸士誠

死間者購遣死士輸僞詐敵不計死生也

种世衡軍清澗謀去趙元昊將野利王天
都王使養士王嵩往野利營藏臘書隱語
如私約囑曰非頻死不得泄嵩至野利
執歸元昊元昊召嵩廷詰問書所在嵩堅

報無雖甚筆答不言元昊命斬之嵩大呼
曰種將軍密遺野利王書戒勿輕泄今至
死不了得將軍事即生問者選任才辯遊
出書元昊遂殺野利
說利害如期覆命也左傳僖公三十年秦
夜出說秦伯曰亡鄭以倍鄰鄰之厚君之
薄也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悅與鄭
人盟秦武安君攻趙盡有上黨地韓魏
使蘇代厚幣說應侯曰武安君即圍鄆邯
乎曰然蘇代曰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
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雖欲爲之下固不
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困上黨上黨之
民皆反趙天下不樂爲秦民之日久矣今
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
君之所得民無幾何人矣不如因而割之
無以爲武安君功也應侯言於秦王曰秦
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

聽之武安君由
是與應侯有隙

故三軍之事親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
於間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
妙不能得間之實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間
事未發而先聞者間與所告者皆死

此節論用間之難也

故三軍之事親莫親於間者欲委腹心非

親不信也

左傳曰親之以德皆股肱也
虎鈐經曰能愛人之生者可使人捨生而赴死能親人之身者可使人捐身而犯亂

謝玄救彭城軍於泗口欲遣

間使報彭城守將戴遠而不可得部曲將
田泓請沒水潛行趣彭城玄遣之泓為秦
人所獲厚賂之使云南軍已敗泓偽許之
既而告城中曰南中垂至我單行來報為
賊所得勉之

秦人怒殺泓賞莫厚於間者欲使效命非

賞莫前也黃石公曰樂得賢者養人厚

尉繚子曰賞祿不厚則民不勸

魏榮陽太守王慧龍在郡十年農戰並

修大著聲績歸附者萬餘眾宋文帝患之

遣刺客呂玄伯刺之曰得慧龍首封二百

戶男賞絹千匹玄伯詐為降人求屏人有

所論慧龍疑之使人探其懷得尺刀玄有

伯叩頭請死慧龍曰各為其主耳釋之事

莫密於間者欲施詭謀非密無成也林慎

露其機而先見其偽先見其偽欲貳於人

其可得乎 唐憲宗討蔡州吳元濟悉以

用兵事委武元衡時李師道聲言助官軍
討元濟實欲爲元濟之援也師道所養刺
客說師道曰天子所以銳意誅蔡者元衡
贊之也請密往刺之元衡死則他相不敢
主其謀爭勸天子罷兵矣師道以爲然非
即給資遣之遂射殺元衡京城大駭

聖智不能用間者間事精微惟聖智能用

也曹操與馬超韓遂相拒於潼關超請割

地賈翊以爲可僞許之操問計策翊曰

離之而已操曰解韓遂請與操相見操與

遂有舊於是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

京都舊故拊手歡笑既罷超等問遂操何

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操又與
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
愈疑遂操乃克日與戰大破之
非仁義
不能使間者間才難任惟仁義能使也

六韜

曰仁義者則賢者歸之
東昏侯軍望之皆潰行軍長驅至宣陽門
諸將移時稍前陳伯之屯西明門每城中
有降人出伯之輒呼與耳語衍恐其復懷
翻覆密語伯之曰聞城中甚忿卿舉江州
降欲遣刺客中卿宜以爲慮伯之未之信
會東昏侯將鄭伯倫來降衍使伯倫過伯
之謂曰城中甚忿卿欲遣信誘以封賞須
卿復降當生割卿手足卿若不降復欲遣
刺客殺卿宜深爲備伯之懼自是始無異
志

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者間情真偽惟

微妙能得也

後唐東川節度使董璋謀襲

良曰璋爲人勇而無恩士卒不附城守則
難克野戰則成擒矣趙廷隱以季良言爲
然遂以廷隱爲馬步軍都部署將三萬人
拒之廷隱入辭董璋檄書至又有遺季良

廷隱及李肇書誣曰季良廷隱與已通謀
召已令來知祥以書授廷隱廷隱不視投
之於地曰不過爲反間欲令公殺副使與
廷隱耳再拜而行知祥曰事必濟矣遂敗
董璋廣西獠獍流剽廣東殘破郡邑殆
遍明成化元年韓雍至南京集諸將曰當
全師直擣大藤峽至潯州延問父老皆曰
峽口天險不可攻宜以計困雍曰延廣六
百餘里安能使困兵分則力弱師老則財
匱賊何時得平吾計決矣遂長驅至峽口
儒生里老數十人伏道左願爲嚮導雍見
即罵曰賊敢給我叱左右縛斬之左右皆
愕既縛而袂中利刃出推問果賊也悉支
解剗腸胃分挂林菁中纍纍相屬賊大驚
曰韓公天神也遂破賊斬微哉微哉無所
大藤並易其名曰斷藤峽微哉微哉無所

不用間也者我間防爲敵間敵間反爲我

間微妙玄渺無往而非間也梁武帝時魏
都督侯淵討韓樓於薊去薊百餘里值賊
帥陳周馬步萬餘淵潛伏以乘其背大破
之虜其卒五千餘人尋還其馬仗縱令入
城左右諫曰既獲賊眾何爲復資遣之淵
曰我兵既少不可力戰須爲奇計以離間
之乃克也淵度其已至遂帥騎夜進昧旦
叩其城門韓樓果疑降卒爲淵內應遂走
追擒之唐僖宗時阡能愈熾侵入蜀
州境陳敬瑄以楊行遷等久無功以高仁
厚爲指揮使將兵五百人往代之未發前
一日有鬻麵者自旦至午出入營中數四
邏者疑之執而訊之果阡能之謀也仁厚
命釋縛溫言問之對曰某村民阡能囚其
父母妻子於獄云汝對事歸得實則免汝
家不然盡死某非願爾也仁厚曰誠知汝
如是我何忍殺汝今縱汝歸救汝父母妻

子但語阡能曰高尙書來日發所將止五百人無多兵也然我活汝一家汝當爲我潛語寨中人曰僕射愍汝曹皆良人爲賊所制情非得已尙書欲拯汝曹皆良人爲賊書來汝曹各投兵迎降尙書當使人書汝背爲歸順字遣汝復舊業所欲誅者阡能等數人耳必不使橫及百姓也

間事未發

而先聞者間與所告者皆死者皆誅間以泄

謀誅聞以滅口也

六韜曰若事泄聞者告者皆誅之

韓非子曰

事以密成語以泄敗

梁敬帝時陳霸先

召部將侯安都周文育及徐度杜稜謀曰

余欲舉兵襲王僧辯稜以爲難霸先懼其

泄謀以手巾絞稜悶絕於地因閉於別室

部分將士是夜皆發遂擒僧辯縊殺之

後唐明帝時吳越王節度使徐知詢意輕

徐知誥知詢典客周廷望說知詢曰公誠能捐寶貨以結朝中勳舊使皆歸心於公則彼誰與處知詢從之使廷望如江都諭意廷望與知誥吏周宗善密輸款於知誥亦以知誥陰謀告知詢知詢責知誥知誥亦責知詢知詢又以廷望所言誥知誥知誥曰以爾所爲告我者亦廷望也遂斬廷望

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索知之必索敵間之來間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故反間可得而用也因是而知之故鄉間內間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死間爲誑

事可使告敵因是而知之故生間可使如期五
間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於反間故反間不
可不厚也

此節論用間之法也

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
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
名令吾間必索知之者知敵臣工之好惡

出處乃可夤緣以行間也

六韜曰欲離其親因其所愛與

其寵人與之所欲示之所利因以疏之
漢高祖伐秦至燒關張良曰吾聞其將賈

豎爾可以利
啗之遂勝 必索敵間之來間我者因而

利之導而舍之故反間可得而用也者故

爲蒙昧以驕來間之心旁洩僞謀以堅來

間之信然後厚遣令去反爲我間而不自

知也 六韜曰稽留其使勿聽其事 李衛

項羽使使至漢陳平使爲太牢具舉進見

楚使即伴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

也復持去更以惡草具進楚使歸具以報

項王項王果疑亞父亞父欲攻滎陽項王

不信亞父聞項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

定矣君王自爲之遂乞骸骨歸疽發而死

因是而知之故鄉間內間可得而使也因

是而知之故死間爲誑事可使告敵因是而知之故生間可使如期者知夤緣而行

反間之道則知敵之臣工士庶可爲鄉間

內間越王勾踐爲吳王夫差所用范蠡計令大夫文種行成於吳吳王納子

胥諫未許勾踐欲自殺種止之曰夫吳太宰伯嚭可誘以利請間行之於是勾踐乃

以美女寶器令種間獻於嚭吳王果赦之秦將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相持未

戰秦軍數却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

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心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趙高果遣人追之不及欣至軍

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爲者今戰能勝高必疾妬吾功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

軍孰計之陳餘因亦遺章邯書曰今將軍
為秦將三歲矣所亡以十萬數而諸侯
並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
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
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內多
卻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智
愚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為七國
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
不還兵與諸侯為縱約共攻秦分王其地
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為戮乎
章邯遂與項羽 我之死士才辯可為死間
盟立為雍王 陳宣帝時齊丞相斛律光自結髮
生間也 從軍未嘗敗北深為鄰敵所憚北
周統軍韋孝寬欲間之令參軍曲嚴作謠
歌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令謀人多
傳此文於鄴斛律明月遂被誅周主聞光
死喜而為之大赦 梁帝以岐人堅壁不

戰慮恐師老急欲退歸有指揮高季昌曰
兵法以正合以奇勝奇者詐也乘機集事
必由是也乃密募人入岐以治之尋有騎
士馬景堅願應命且曰是行也必無生理
願錄其後帝悽然止之景堅固請乃許之
明日軍出諸砦屏匿如無人景堅即躍馬
西走直扣岐圍詐以梁軍悉東遁爲告且
言列砦尙留萬餘人俟夕將遁矣宜速掩
之岐人信其言遽啟二扉悉眾來寇時軍
中已介馬待之一鼓百營俱進又分數百
騎以據其圍岐人進不能駐其趾退
不能入其壘殺戮踐踏不知其數

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於反間故反間

不可不厚也者五間之用反間爲尤不第

知之更須重之也

魏源曰厚偵謀以審敵
晉愍帝時漢大司馬

劉曜圍北地太守麴昌大都督麴允將步
騎三萬救之曜繞城縱火煙起蔽天使反
間給允曰郡城已陷往無及也眾
懼而潰曜追之又敗允於礪石谷

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故
惟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爲間者必成大功此兵
家之要三軍之所恃而動也

此節論用間之極則也

孫子言兵首篇論將德以智冠之此篇論
用間以上智終之明經國之道非具絕地
通天之智無以運伐謀伐交之神也如殷

周之興實賴伊呂固夏商臣也桀紂
不得其用而湯武尊之廟堂之上專之軍
旅之間夏商殷周之情遂無逃於伊呂人
己了然算乃無失所謂上智之間不有間
名而收間實成功必大也抱朴子曰湯武
然是知兵家之要三軍之恃既以守道爲
經又須達變爲權經無間名而權收間效
經權之用差之毫厘謬以千里舍上智其
孰能之此孫子一書所以拳拳致意於上

智不已耳

司馬法曰古者以仁爲本以義治之之謂正正不獲意則權權

出於戰不雖然以上智而爲間爲間者既

爲伊摯呂牙矣彼用間者非上智如湯武

又惡能知之而任之哉此又非徒主之擇

間而間亦必擇主也明矣

孫子釋證卷十三終

吾友后同好學深思邃乎孫子之言不惟其言而有契乎其所以言之之本意者也其爲之釋證也始功於民國初元當南北構兵方亟之時畢事於十有七年適國內統一告成之會后同以其書示余余方爲之校雠將以授諸梓氏客來讀者咸曰孫子爲吾國兵家者流最近道之言昔嘗尊之爲武經是書所釋證奧衍而顯達肅括而詳明吾國大學宜引漢人尊經之例專立孫子一科而以是書羽翼之武經之學庶以

昌大或曰義則然矣非其時也民國苦民久矣
亂極思治惟在弭兵修政折衝有道無事亟亟
言兵應者曰否今日之事弭兵尙矣然弭兵者
非去兵已也去兵無以爲國且將安所去之昔
者之患在兵與民二今茲之亟惟在兵與民一
而已兵民一則國一今宜先定徵兵之制而以
興教繼之聖人復起無易吾言也古司馬法廢
而有兼并唐府兵制廢而有藩鎮兵與民二故
耳今國兵無制不知所從出馭之不知當以何

道顧亦吾民耳一行作兵遂不復可還爲民又不之教不使知有國國家亦無所用之一旦緩急與無兵等豈不大可哀耶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備徵兵興教今日有國當務之急也今將登孫子於大學夫亦循是道耳何謂其非時乎孫子有言勝而後戰不戰而後勝孔子有言我戰則克又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孫子真孔氏之徒哉雖然孫子之言治戰之言也而其所以言之之意則非徒治戰之言也后同之

釋證孫子也釋證其治戰之言也而其所以釋
證之意則非徒治戰之言與其事也使徒聞其
言不思其意直趙括之於奢耳尙不足以戰勝
又遑論不戰而屈人之兵哉余聞其說而躓之
爰書之以寄后同建國伊始一言興邦其在斯
乎是爲敘戊辰五月二十四日壽田後敘

耀月既序后同之書辭旨繁密達數千文而尤有不盡之趣后同治孫書歲月既深發明彌富蓋世變日亟人事日增後人所見與聞必有出昔人臆及之表者非謂古今人不相及也時會故爾若其釋遠曰迂廻仁曰去殘慎殺內外之費曰軍事之需外交之用糧不三載曰往載歸迎載不及三而凱旋殺敵者怒也者曰法峻氣盛斯可殺敵取敵者貨也者曰賞隆士勇斯可取敵少則能逃之者曰彼眾我寡逃形設詐不

若則能避之者曰情勢見絀避長避實避銳避
強擊短擊虛擊情擊弱不可勝者守也者曰先
爲形不可勝守以待機可勝者攻也者曰在敵
形有可勝我則攻之守則不足攻則有餘者曰
守示不足使敵莫知所攻攻示有餘使敵莫知
所守指鄉分衆者曰指定趨嚮分道衆進絕地
勿留者曰越竟謀人趣進毋稽遠形者勢均難
以挑戰戰而不利者曰山水迂曲宜靜制動形
勢相埒挑戰忌先能致敵來自可破之其他皆

同所解皆與諸家所說意義多所不同類自扞
心酌命以新旨便遙合乎古者箸書之諦發千
秋勿發之覆斯非率易可能之事矣用特表出
之以爲憲讀孫書深思知意者告也戊辰重十
日帝召景耀月跋

月

...